

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eBook

T47n1985

鎮州臨濟慧照禪師 語錄

唐 慧然集

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 - [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](#)
 - [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](#)
 - [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](#)
 - [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序](#)
 - [勘辨](#)
 - [行錄](#)
- [卷目次](#)
 - 1
- [贊助資訊](#)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.Q4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

曹溪派列，洶涌而流注無窮；南嶽岐分，巍峨而聯綿不盡。雲仍曼衍，枝葉滋榮，非止蔭覆人天，抑亦光揚祖道。無說之說，須知意不在言；無聞之聞，果信言非有意。此皆理極無喻之道，緒餘影響者也。故臨濟祖師以正法眼明涅槃心，興大智大慈、運大機大用，棒頭喝下勦絕凡情，電掣星馳卒難構副，豈容擬議？那許追思！非唯鷄過新羅，欲使鳳趨霄漢，不留朕跡，透脫玄關，令三界迷徒歸一真實際，天下英流莫不仰瞻，為一宗之祖，理當然也。今總統雪堂禪師乃臨濟十八代孫，河北江南遍尋是錄，偶至餘杭得獲是本，如貧得寶、似暗得燈，踊躍歡呼，不勝感激，遂捨長財，繡梓流通，俵施諸刹，此一端奇事，寔千載難逢。咦！擲地金聲聞四海，定知珠玉價難酬。元貞二年歲次丁未，大都報恩禪寺住持嗣祖，林泉老人從倫盥手焚香謹序。

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

薄伽梵「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」付摩訶迦葉，是為第一祖。逮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提十方三世諸佛密印而來震旦，是時中國始知佛法有教外別傳、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。厥後優鉢羅花於時出現，芬芳馥郁，一華五葉，香風匝地、寶色照天，各放無量光明，輝映大千世界。

其中一大苾芻，為一大事因緣依棲黃蘗山中，三度參請，三度被打，後向高安灘頭大愚老師處始全印證。平生用金剛王寶劍，逢凡殺凡、逢聖殺聖，風行草偃，號令八方，如雪色象王；如金毛師子踞地哮吼，狐狸、野干心破腦裂，百獸見之，無不股慄；如驚濤峻崖，壁立萬仞，使途中之人其行次且不敢舉足下足，惟恐喪身失命，雖老子鉗槌者，見之無不汗下。

若夫三玄三要奪境奪人，金章玉句如風檣陣馬、如迅雷奔霆，凌轢波濤，穿穴嶮固，破碎陣敵，天回地轉，七縱八橫，幾於截斷眾流，四海學徒莫不望風披靡。故門庭峻峭，孤硬難入，蓋妙用功夫不在文字、不離文字，盡大地作一隻眼者乃能識之，末後將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却。

師之出處具載《傳燈》等錄，茲不復贅。自興化獎公而下，子孫雲仍最為蕃衍盛大，多大根器人，冠映河嶽，騰耀古今，在在處處法

席叢林，化俗談真，重規疊矩，出廣長舌相為人開堂演法——如慈明圓公、琅琊覺公，皆大法王人天師也。

今雪堂大禪師，臨濟十八代嫡孫、琅琊第十世的派，王臣尊禮，緇素嚮慕，是亦僧中之龍象爾。不忘祖師恩德，每恨臨濟一言一句、一棒一喝、參承諮決、升堂入室語錄未大發明，刻梓流行，用廣禪林觀聽，仍求北山居士郭天錫為作序引。

嗚呼！雪堂老師行從上祖師難能之事，慎終追遠，知恩報恩則不無，將五百年風顛老漢吐下唾團，重新拈出供養。今代衲僧還肯咀嚼麼？合浦還珠固為奇特，冷灰爆豆亦自不妨。

大德二年八月，前監察御史郭天錫焚香九拜書。

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

竊以黃蘗山高，便敢當頭捋虎；滹陀岸遠，亦能順水操舟。既露惡毒爪牙，仍顯慈悲手段，攔腮一掌，免煩著齒粘唇，劈肋三拳，可謂傾心吐膽。三玄在手，七事隨身，觸之則石裂崖崩、擬之則雷轟電掣。門庭孤峻，閩奧宏深，只可望崖，不可趣向。

茲者總統雪堂和尚，憫巴歌唱而和寡，嗟雪曲彈而應稀，語錄闕文，叢林罕見，遂旁求釋子而再起斯文，欲鏤板以廣流通，俾參玄而得受用，弘揚祖道，垂裕後昆。棒頭喝下須明石火電光，正案傍提要顧眉毛鼻孔，其他機緣備載前錄，不勞再舉。

噫！臨濟祖師六傳而至汾陽大宗師，汾陽下傑出六大尊者——曰慈明圓、曰琅琊覺。圓傳陽岐會，會傳白雲端，端傳五祖演，演傳佛果勤佛鑑、天目齊。佛果傳虎丘隆、大慧杲，虎丘隆傳應菴華，華傳密菴傑，傑傳松源岳，岳傳無德通，通傳虛舟度，度傳徑山虎巖伏。天目齊傳汝州和，和傳竹林寶，寶傳竹林安，安傳竹林海，海傳慶壽璋。白澗一歸雲宣，宣傳平山亮，白澗一傳冲虛昉、懶牧歸。慶壽璋傳海雲大宗師竹林彝，彝傳龍華惠。海雲傳可菴朗、龍宮玉、頤菴儂，可菴傳太傅劉文貞公、慶壽滿，龍宮玉傳大名海、頤菴傳慶壽安。

琅琊覺傳泐潭月，月傳毘陵真，真傳白水白，白傳天寧黨，黨傳慈照純，純傳鄭州寶，寶傳竹林藏、慶壽亨、少林鑑。慶壽亨傳東平汴、太原昭，少林鑑傳法王通，通傳安閑覺，覺傳南京智、西菴贊，南京智傳壽峯湛，西菴贊傳雪堂仁——雪堂乃臨濟十八世孫也。莫不門庭孤峻，機辯縱橫，俱是克家子孫，燈燈續焰直至如今，可謂源清流長，此之謂也。

雪堂禪師乃吾三世祖，囑子為序，率爾書之，腦後見腮、頂門具眼者大發一笑，開泰退堂。襲祖第二十世孫五峯普秀齋沐焚香拜書。

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序

延康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
軍府事 馬防撰

黃檗山頭曾遭痛棒，大愚肋下方解築拳。饒舌老婆、尿床鬼子，這風顛漢再捋虎鬚。巖谷栽松，後人標榜，鑿頭斲地，幾被活埋。肯箇後生，驀口自擱，辭焚机案，坐斷舌頭。不是河南，便歸河北，院臨古渡，運濟往來。把定要津，壁立萬仞，奪人奪境，陶鑄仙陀。三要三玄，鈴鎚衲子，常在家舍，不離途中。無位真人，面門出入，兩堂齊喝，賓主歷然。照用同時，本無前後，菱花對像，虛谷傳聲。妙應無方，不留朕跡，拂衣南邁，戾止大名。興化師承，東堂迎侍，銅瓶鐵鉢，掩室杜詞，松老雲閑，曠然自適。面壁未幾，密付將終，正法誰傳？瞎驢邊滅。圓覺老演，今為流通，點檢將來，故無差舛，唯餘一喝，尚要商量，具眼禪流，冀無賺舉。宣和庚子中秋日謹序。

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

住三聖嗣法小師慧然集

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師升座，師上堂，云：「山僧今日事不獲已，曲順人情方登此座。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，直是開口不得，無爾措足處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，那隱綱宗，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？對眾證據看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。師云：「這箇師僧却堪持論。」問師：「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師云：「我在黃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，隨後打，云：「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」有座主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？」師云：「荒草不曾鋤。」主云：「佛豈賺人也？」師云：「佛在什麼處？」主無語。師云：「對常侍前擬瞞老僧，速退速退，妨他別人諸問。」復云：「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，更有問話者麼？速致問來，爾纔開口，早勿交涉也。何以如此？不見釋尊云：『法離文字，不屬因、不在緣故。』為爾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恐滯常侍與諸官員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少信根人終無了日。久立珍重。」師因一日到河府，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。時麻谷出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」師云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速道速道。」麻谷拽師下座，麻谷却坐，師近前，云：「不審。」麻谷擬議，師亦拽麻谷下座，師却坐，麻谷便出去，師便下座。

上堂云：「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時有僧出問：「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」師下禪床把住，云：「道道。」其僧擬議，師托開，云：「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？」便歸方丈。

上堂，有僧出禮拜，師便喝。僧云：「老和尚莫探頭好。」師云：「爾道落在什麼處？」僧便喝。又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爾道好喝也無？」僧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僧云：「再犯不容。」師便喝。是日，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僧問師：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賓主歷然。」師云：「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便打。又，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師乃云：「大眾！夫為法者，不避喪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得？」時有僧出眾云：「某甲行得。」師拈棒與他，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
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劍刃上事？」師云：「禍事，禍事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問：「祇如石室行者，踏碓忘却移脚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沒溺深泉。」師乃云：「但有來者不虧欠伊，總識伊來處。若與麼來，恰似失却；不與麼來，無繩自縛。一切時中莫亂斟酌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。分明與麼道，一任天下人貶剝。久立珍重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一人在孤峯頂上，無出身之路；一人在十字街頭，亦無向背。那箇在前？那箇在後？不作維摩詰、不作傅大士。珍重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、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，那箇合受人天供養？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三要印開朱點側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云：「妙解豈容無著問，漚和爭負截流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云：「看取棚頭弄傀儡，抽牽都來裏有人。」師又云：「一句語須具三玄門，一玄門須具三要，有權、有用。汝等諸人作麼生會？」下座。

師晚參示眾云：「有時奪人不奪境、有時奪境不奪人、有時人境俱奪、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煦日發生鋪地錦，瓔孩垂髮白如絲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將軍塞外絕烟塵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并汾絕信，獨處一方。」僧云：

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王登寶殿，野老謳歌。」師乃云：「今時學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見解。若得真正見解，生死不染、去住自由，不要求殊勝，殊勝自至。道流！祇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處，祇要爾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遲疑。如今學者不得，病在甚處？病在不自信處。爾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，被他萬境回換，不得自由。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，便與祖佛不別。爾欲得識祖佛麼？祇爾面前聽法底。是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馳求。設求得者，皆是文字勝相，終不得他活祖意。莫錯諸禪德，此時不遇，萬劫千生輪回三界，徇好境掇去，驢牛肚裏生。道流！約山僧見處，與釋迦不別。今日多般用處，欠少什麼？六道神光未曾間歇，若能如是見得，祇是一生無事人。大德！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此不是爾久停住處。無常殺鬼一剎那間，不揀貴、賤、老、少。爾要與祖佛不別，但莫外求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，是爾屋裏法身佛；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，是爾屋裏報身佛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，是爾屋裏化身佛。此三種身是爾即目前聽法底人，祇為不向外馳求，有此功用。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為極則，約山僧見處不然，此三種身是名言、亦是三種依。古人云：『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。』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！爾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，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。是爾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、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、虛空不解說法聽法，是什麼解說法聽法？是爾目前歷歷底、勿一箇形段孤明，是這箇解說法聽法。若如是見得，便與祖佛不別。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，觸目皆是，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，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。若約山僧見處，無不甚深、無不解脫。道流！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在眼曰見、在耳曰聞、在鼻嗅香、在口談論、在手執捉、在足運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。一心既無，隨處解脫。山僧與麼說，意在什麼處？祇為道流一切馳求，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閑機境。道流取山僧見處，坐斷報化佛頭，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，等妙二覺擔枷鎖漢，羅漢、辟支猶如廁穢，菩提、涅槃如繫驢橛。何以如此？祇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礙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終不如是，但能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，要行即行、要坐即坐，無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緣何如此？古人云：『若欲作業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』大德！時光可惜，祇擬傍家波波地學禪、學道，認名、認句，求佛、求祖、求善知識，意度莫錯。道流！爾祇有一箇父母，更求何物？爾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『演若達多失却頭，求心歇處即無事。』大德！且要平常莫作模樣，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便即見神、見鬼，指東劃西，好晴、好雨。如是之流盡須抵債，向閻老前

吞熱鐵丸有日。好人家男女被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瞎屢生！索飯錢有日在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，向天下橫行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。無事是貴人，但莫造作，祇是平常。爾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脚手，錯了也。祇擬求佛，佛是名句。爾還識馳求底麼？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祇為求法，如今參學道流也祇為求法。得法始了，未得依前輪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，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目前現用；人信不及，便乃認名認句，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，天地懸殊。道流！山僧說法，說什麼法？說心地法，便能入凡、入聖，入淨、入穢，入真、入俗。要且不是爾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，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。道流！把得便用，更不著名字，號之為玄旨。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，祇如有箇文殊、普賢出來，目前各現一身問法，纔道咨和尚，我早辨了也。老僧穩坐，更有道流來相見時，我盡辨了也。何以如此？祇為我見處別，外不取凡聖、內不住根本，見徹更不疑謬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道流！佛法無用功處，祇是平常無事——屙屎、送尿、著衣、喫飯、困來即臥……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古人云：『向外作工夫，總是癡頑漢。』爾且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，境來回換不得，縱有從來習氣、五無間業，自為解脫大海。今時學者總不識法，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，奴郎不辨、賓主不分，如是之流邪心入道，鬧處即入不得，名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夫出家者，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——辨佛、辨魔，辨真、辨偽，辨凡、辨聖……。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。若魔、佛不辨，正是出一家人一家，喚作造業眾生，未得名為真出家。祇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，如水乳合鵝王喫乳。如明眼道流，魔、佛俱打。爾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浮沈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魔？」師云：「爾一念心疑處是魔；爾若達得萬法無生，心如幻化，更無一塵、一法，處處清淨是佛。然佛與魔是染、淨二境，約山僧見處，無佛、無眾生，無古、無今，得者便得，不歷時節，無修、無證，無得、無失，一切時中更無別法。設有一法過此者，我說如夢、如化。山僧所說皆是。道流！即今日前孤明歷歷地聽者，此人處處不滯，通貫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，一剎那間透入法界，逢佛說佛、逢祖說祖、逢羅漢說羅漢、逢餓鬼說餓鬼，向一切處游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，隨處清淨，光透十方，萬法一如。道流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，祇為爾信不及，念念馳求，捨頭覓頭，自不能歇。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，向淨土中厭凡忻聖，如此之流取捨，未忘染淨心在。如禪宗見解，又且不然，直是現今更無時節。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

病相治，總無實法。若如是見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萬兩黃金。道流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，我解禪、解道，辯似懸河，皆是造地獄業。若是真正學道人，不求世間過，切急要求真正見解。若達真正見，解圓明方始了畢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正見解？」師云：「爾但一切入凡、入聖，入染、入淨，入諸佛國土、入彌勒樓閣、入毘盧遮那法界，處處皆現國土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佛出于世，轉大法輪，却入涅槃，不見有去來相貌，求其生死不可得，便入無生法界，處處游履國土，入華藏世界。盡見諸法空相，皆無實法，唯有聽法無依道人，是諸佛之母，所以佛從無依生。若悟無依，佛亦無得。若如是見得者，是真正見解。學人不了，為執名句，被他凡聖名礙，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。祇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，學者不會，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爾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，即今識取聽法底人：無形、無相、無根、無本、無住處。活撥撥地，應是萬種施設，用處祇是無處，所以覓著轉遠、求之轉乖，號之為祕密。道流！爾莫認著箇夢幻伴子，遲晚中間便歸無常。爾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，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，且要訪尋知識，莫因循逐樂。光陰可惜，念念無常，鹿則被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細則被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所逼。道流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，免被境擺撲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四種無相境？」師云：「爾一念心疑，被地來礙；爾一念心愛，被水來溺；爾一念心嗔，被火來燒；爾一念心喜，被風來飄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轉，處處用境，東涌西沒、南涌北沒、中涌邊沒、邊涌中沒，履水如地、履地如水。緣何如此？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。道流！爾祇今聽法者，不是爾四大能用。爾四大若能如是見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約山僧見處，勿嫌底法。爾若愛聖，聖者聖之名，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，早錯了也，五臺山無文殊。爾欲識文殊麼？祇爾目前用處，始終不異，處處不疑，此箇是活文殊。爾一念心無差別光，處處總是真普賢。爾一念心自能解縛，隨處解脫，此是觀音。三昧法互為主伴，出則一時出，一即三、三即一，如是解得，始好看教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覓，總上他閑塵境，都不辨邪正。祇如有祖、有佛，皆是教迹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語，或隱顯中出，便即疑生，照天、照地，傍家尋問，也大忙然。大丈夫兒莫祇麼論主、論賊，論是、論非，論色、論財，論說閑話過日。山僧此間不論僧俗，但有來者盡識得伊，任伊向甚處出來，但有聲名文句，皆是夢幻。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，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，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。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，

我即應清淨境出；有人問我菩薩，我即應慈悲境出；有人問我菩提，我即應淨妙境出；有人問我涅槃，我即應寂靜境出。境即萬般差別，人即不別，所以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。道流！爾若欲得如法，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。若萎萎隨隨地，則不得也。夫如甑噉(上音西，下所嫁切)之器不堪貯醞醞。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，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，但有來者皆不得受。爾一念疑即魔入心，如菩薩疑時，生死魔得便。但能息念，更莫外求，物來則照。爾但信現今用底，一箇事也無。爾一念心生三界，隨緣被境分為六塵。爾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？一剎那間便入淨、入穢，入彌勒樓閣、入三眼國土，處處遊履，唯見空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三眼國土？」師云：「我共爾入淨妙國土中，著清淨衣，說法身佛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，著無差別衣，說報身佛；又入解脫國土中，著光明衣，說化身佛。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，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，報、化二身為用。山僧見處，法身即不解說法。所以，古人云：『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。』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，空拳黃葉用誑小兒，蒺藜麥刺枯骨上覓什麼汁？心外無法，內亦不可得，求什麼物？爾諸方言：『道有修、有證。』莫錯，設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業。爾言六度萬行齊修，我見皆是造業。求佛、求法，即是造地獄業；求菩薩亦是造業；看經、看教亦是造業。佛與祖師是無事人，所以有漏有為、無漏無為，為清淨業。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，便坐禪觀行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，厭喧求靜，是外道法。祖師云：『爾若住心看靜，舉心外照、攝心內澄、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皆是造作。』是爾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、證他、莊嚴他？渠且不是修底物、不是莊嚴得底物。若教他莊嚴，一切物即莊嚴得，爾且莫錯。道流！爾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為是真道，是善知識不思議。『我是凡夫心，不敢測度他老宿。』瞎屢生！爾一生祇作這箇見解，辜負這一雙眼，冷噤噤地如凍凌上驢駒相似。『我不敢毀善知識，怕生口業。』道流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、是非天下、排斥三藏教、罵辱諸小兒、向逆順中覓人，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箇業性，如芥子許不可得。若似新婦子禪師，便即怕趁出院，不與飯喫、不安不樂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，被遞出始知是貴。若到處人盡肯，堪作什麼？所以師子一吼，野干腦裂。道流！諸方說有道可修、有法可證。爾說證何法？修何道？爾今用處欠少什麼物？修補何處？後生小阿師不會，便即信這般野狐精魅，許他說事繫縛人，言道理行相應、護惜三業始得成佛，如此說者如春細雨。古人云：『路逢達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』所以言：若人修道道不行，萬般邪境競頭生，智劍出來無一物，明頭未顯暗頭明。所以，古人云：『平常心是道。』大德！覓

什麼物？現今日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，未曾欠少。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，但如是見，不用疑誤。爾心心不異，名之活祖。心若有異，則性相別；心不異故，即性相不別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心心不異處？」師云：「爾擬問早異了也，性相各分，道流莫錯。世、出世諸法，皆無自性、亦無生性，但有空名，名字亦空。爾祇麼認他閑名為實，大錯了也。設有，皆是依變之境。有箇菩提依、涅槃依、解脫依、三身依、境智依、菩薩依、佛依。爾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？乃至三乘十二分教，皆是拭不淨故紙。佛是幻化身，祖是老比丘，爾還是娘生已否？爾若求佛，即被佛魔攝；爾若求祖，即被祖魔縛；爾若有求皆苦，不如無事。有一般秃比丘向學人道：『佛是究竟，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方始成道。』道流！爾若道佛是究竟，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臥而死去？佛今何在？明知與我生死不別。爾言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是佛，轉輪聖王應是如來，明知是幻化。古人云：『如來舉身相，為順世間情，恐人生斷見，權且立虛名。』假言三十二、八十也，空聲有身非覺體，無相乃真形。

「爾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。一切諸天、神仙、阿修羅、大力鬼亦有神通，應是佛否？道流莫錯，祇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，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。莫是聖否？如山僧所舉，皆是業通、依通。夫如佛六通者不然，入色界不被色惑、入聲界不被聲惑、入香界不被香惑、入味界不被味惑、入觸界不被觸惑、入法界不被法惑，所以達六種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皆是空相，不能繫縛。此無依道人，雖是五蘊漏質，便是地行神通。

「道流！真佛無形、真法無相，爾祇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，設求得者，皆是野狐精魅，並不是真佛，是外道見解。夫如真學道人，並不取佛、不取菩薩、羅漢、不取三界殊勝，迥無獨脫不與物拘，乾坤倒覆我更不疑，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，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。緣何如此？我見諸法空相，變即有、不變即無，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，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？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，入火不燒、入水不溺、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、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。緣何如此？無嫌底法。爾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沈浮。煩惱由心故有，無心煩惱何拘？不勞分別取相，自然得道須臾。爾擬傍家波波地學得，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，不如無事向叢林中床角頭交脚坐。

「道流！如諸方有學人來，主客相見了，便有一句子語：『辨前頭善知識被學人拈出箇機權語路，向善知識口角頭攏過，看爾識不識。爾若識得是境，把得便拋向坑子裏。』學人便即尋常，然後便索善知識語，依前奪之。學人云：『上智哉，是大善知識。』即

云：『爾大不識好惡。』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子，向學人面前弄，前人辨得下下作主，不受境惑。善知識便即現半身，學人便喝。善知識又入一切差別語路中擺撲，學人云：『不識好惡老禿奴。』善知識歎曰：『真正道流。』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，學人來問菩提涅槃三身境界，瞎老師便與他解說，被他學人罵著，便把棒打他，言：『無禮度。』自是爾善知識無眼，不得嗔他。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即指東劃西——好晴、好雨、好燈籠露柱——爾看眉毛有幾莖，這箇具機緣學人不會，便即心狂。如是之流總是野狐精、魅、魍、魎，被他好學人啞啞微笑，言瞎老禿奴惑亂他天下人。「道流！出家兒且要學道，祇如山僧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，亦曾於經論尋討。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，遂乃一時拋却，即訪道參禪。後遇大善知識，方乃道眼分明，始識得天下。老和尚知其邪正，不是娘生下便會，還是體究練磨一朝自省。

「道流！爾欲得如法見解，但莫受人惑，向裏向外逢著便殺——逢佛殺佛、逢祖殺祖、逢羅漢殺羅漢、逢父母殺父母、逢親眷殺親眷——始得解脫。不與物拘，透脫自在，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出來底。山僧向此間從頭打、手上出來手上打、口裏出來口裏打、眼裏出來眼裏打，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，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。山僧無一法與人，祇是治病解縛。爾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，我要共爾商量。十年五歲並無一人，皆是依草、附葉、竹木、精靈、野狐精魅，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，枉消他十方信施，道我是出家兒，作如是見解，向爾道：『無佛、無法、無修、無證，祇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？』瞎漢頭上安頭，是爾欠少什麼。

「道流！是爾目前用底與祖佛不別，祇麼不信，便向外求。莫錯，向外無法、內亦不可得。爾取山僧口裏語，不如休歇無事去。已起者莫續、未起者不要放起，便勝爾十年行脚。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，祇是平常著衣、喫飯、無事過時。爾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佛、求法、求解脫、求出離三界。癡人！爾要出三界，什麼處去？佛祖是賞繫底名句。爾欲識三界麼？不離爾今聽法底心地。爾一念心貪是欲界、爾一念心瞋是色界、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，是爾屋裏家具子。三界不自道：『我是三界。』還是，道流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。大德！四大色身是無常，乃至脾、胃、肝、膽、髮、毛、爪、齒，唯見諸法空相。爾一念心歇得處，喚作菩提樹；爾一念心不能歇得處，喚作無明樹。無明無住處、無明無始終，爾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上他無明樹，便入六道、四生、披毛、戴角；爾若歇得，便是清淨身界。爾一念不生，便是上菩提樹，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，法喜禪悅身光自照，思衣羅綺千重、思食百味具足，更無橫病。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得者。

「道流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？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，莫著名字，號為玄旨，與麼見得勿嫌底法。古人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』道流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，參學之人大須子細，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往來，或應物現形、或全體作用、或把機權喜怒、或現半身、或乘師子、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學人便喝，先拈出一箇膠盆子。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。學人便喝，前人不肯放。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，喚作客看主。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即奪。學人被奪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得拋向坑裏。學人言：『大好善知識。』即云：『咄哉，不識好惡。』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，學人歡喜。彼此不辨，呼為客看客。

「大德！山僧如是所舉，皆是辨魔揀異，知其邪正。道流！寔情大難，佛法幽玄，解得可可地。山僧竟日與他說破，學者總不在意，千遍萬遍脚底踏過，黑沒焮地，無一箇形段，歷歷孤明。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名句上生解，年登半百，祇管傍家負死屍行，檐却檐子天下走，索草鞋錢有日在。「大德！山僧說向外無法。學人不會，便即向裏作解，便即倚壁坐，舌拄上齶，湛然不動，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。大錯，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，爾即認他無明為郎主。古人云：『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。』此之是也。爾若認他動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動，應可是道也。所以，動者是風大、不動者是地大，動與不動俱無自性。爾若向動處捉他，他向不動處立；爾若向不動處捉他，他向動處立。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。大德！動與不動是二種境，還是無依，道人用動、用不動。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：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，而不除其法；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；如上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奪；如有出格見解人來，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。

「大德！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，石火電光即過了也。學人若眼定動，即沒交涉，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。有人解者，不離目前。大德！爾檐鉢囊屎檐子，傍家走求佛求法，即今與麼馳求底，爾還識渠麼？活撥撥地，祇是勿根株，擁不聚、撥不散，求著即轉遠、不求還在目前。靈音屬耳，若人不信，徒勞百年。

「道流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、入毘盧遮那國土、入解脫國土、入神通國土、入清淨國土、入法界、入穢入淨、入凡入聖、入餓鬼畜生，處處討覓尋皆，不見有生、有死，唯有空名。幻化空花不勞把捉，得失是非一時放却。

「道流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，從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廬山拽石頭和尚，一路行遍天下，無人信得，盡皆起謗。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，學人三百、五百盡皆不見他意。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，學人不測涯際，悉皆忙然。如丹霞和尚翫珠隱顯，學人來者皆悉被罵。如麻谷用處苦如黃蘗，近皆不得。如石鞏用處向箭頭上覓人，來者皆懼。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，翫弄神變，入一切境，隨處無事，境不能換。

「但有來求者，我即便出看渠，渠不識我，我便著數般衣，學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：『苦哉，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認青、黃、赤、白，我脫却入清淨境中。』學人一見便生忻欲。我又脫却，學人失心，忙然狂走，言：『我無衣。』我即向渠道：『爾識我著衣底人否？』忽爾回頭，認我了也。『大德！爾莫認衣，衣不能動，人能著衣，有箇清淨衣、有箇無生衣、菩提衣、涅槃衣、有祖衣、有佛衣。大德！但有聲名文句，皆悉是衣變，從臍輪氣海中鼓激、牙齒敲磕成其句義，明知是幻化。大德！外發聲語業、內表心所法，以思有念，皆悉是衣。爾祇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，縱經塵劫祇是衣通，三界循環輪回生死；不如無事，相逢不相識、共語不知名。今時學人不得，蓋為認名字為解，大策子上抄死老漢語，三重五重複子裏，不教人見，道是玄旨，以為保重。大錯，瞎屢生！爾向枯骨上覓什麼汁？有一般不識好惡，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，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吐過與別人。猶如俗人打傳口令相似，一生虛過也。道我出家，被他問著佛法，便即杜口無詞，眼似漆突、口如楯檐，如此之類逢彌勒出世，移置他方世界寄地獄受苦。大德！爾波波地往諸方覓什麼物？踏爾腳板闊，無佛可求、無道可成、無法可得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，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』

「道流！真佛無形、真道無體、真法無相，三法混融和合一處，辨既不得，喚作忙忙業識眾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佛？真法？真道？乞垂開示。」師云：「佛者，心清淨是；法者，心光明是；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三即一，皆是空名，而無寔有，如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。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，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。後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從前虛用功夫。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，若第一句中得，與祖佛為師；若第二句中得，與人天為師；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」云：「既無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」師云：「得者是不得。」云：「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」師云：「為爾向一切處馳求，心不能歇。所以，祖師言：『咄哉，丈夫！將頭覓頭。』爾言下便自回光返

照，更不別求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，當下無事，方名得法。大德！山僧今時事不獲已，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。爾且莫錯，據我見處，寔無許多般道理，要用便用、不用便休。祇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，我道是莊嚴門、佛事門，非是佛法，乃至持齋、持戒，擊油不潤，道眼不明，盡須抵債，索飯錢有日在。何故如此？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。長者八十一，其樹不生耳，乃至孤峯獨宿，一食卯齋，長坐不臥，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人，乃至頭、目、髓、腦、國城、妻子、象、馬、七珍盡皆捨施，如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，還招苦果，不如無事純一無雜。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流蹤跡了不可得，所以諸天歡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諸佛無不稱歎。緣何如此？為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。」

問：「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。未審此意如何？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大通者，是自己，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、無相，名為大通。智勝者，於一切處不疑、不得一法，名為智勝。佛者，心清淨，光明透徹法界，得名為佛。十劫坐道場者，十波羅密是。佛法不現前者，佛本不生、法本不滅，云何更有現前？不得成佛道者，佛不應更作佛。古人云：『佛常在世間，而不染世間法。』道流！爾欲得作佛，莫隨萬物。心生種種法生、心滅種種法滅，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世與出世，無佛、無法，亦不現前、亦不曾失。設有者，皆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兒施設藥病，表顯名句。且名句不自名句，還是爾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，安一切名句。大德！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五無間業？」師云：「殺父、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、焚燒經像等，此是五無間業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父？」師云：「無明是父，爾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，如響應空，隨處無事，名為殺父。」云：「如何是母？」師云：「貪愛為母，爾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，唯見諸法空相，處處無著，名為害母。」云：「如何是出佛身血？」師云：「爾向清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，便處處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破和合僧？」師云：「爾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，如空無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焚燒經像？」師云：「見因緣空、心空、法空，一念決定斷，迥然無事，便是焚燒經像。大德！若如是達得，免被他凡聖名礙。爾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，根境法中虛捏怪，自輕而退屈，言：『我是凡夫，他是聖人。』禿屢生！有甚死急？披他師子皮，却作野干鳴。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，自家屋裏物不肯信，祇麼向外覓，上他古人閑名句，倚陰博陽，不能特達，逢境便緣、逢塵便執，觸處惑起，自無准定。」

「道流！莫取山僧說處。何故？說無憑據。一期間圖畫虛空，如彩畫像等喻。道流！莫將佛為究竟，我見猶如廁孔。菩薩、羅漢盡是枷鎖、縛人底物。所以，文殊仗劍殺於瞿曇、鴛掘持刀害於釋氏。道流！無佛可得，乃至三乘、五性、圓頓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，並無實法。設有，皆是相似，表顯路布，文字差排，且如是說。

「道流！有一般禿子便向裏許著功，擬求出世之法，錯了也。若人求佛，是人失佛；若人求道，是人失道；若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。大德莫錯，我且不取爾解經論、我亦不取爾國王大臣、我亦不取爾辯似懸河、我亦不取爾聰明智慧，唯要爾真正見解。「道流！設解得百本經論，不如一箇無事底阿師。爾解得一一即輕蔑他人、勝負修羅、人我無明、長地獄業，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獄，大地不容。不如無事休歇去，飢來喫飯、睡來合眼，愚人笑我、智乃知焉。道流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動疲勞，吸冷氣無益，不如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出三乘權學菩薩。

「大德！莫因循過日。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，黑漫漫地，光陰不可空過，腹熱心忙，奔波訪道，後還得力，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。勸諸道流莫為衣食，看世界易過，善知識難遇，如優曇花時一現耳。

「爾諸方聞道有箇臨濟老漢出來，便擬問難，教語不得，被山僧全體作用。學人空開得眼，口總動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我向伊道：『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』爾諸處祇指胸點肋，道我解禪、解道，三箇兩箇到這裏不奈何。咄哉，爾將這箇身心到處簸兩片皮証諱閤閤，喫鐵棒有日在，非出家兒，盡向阿修羅界攝。

「夫如至理之道，非諍論而求激揚，鏗鏘以摧外道，至於佛祖相承更無別意。設有言教，落在化儀三乘、五性、人天因果，如圓頓之教，又且不然，童子善財皆不求過。大德！莫錯用心，如大海不停死屍，**祇**麼擔却擬天下走，自起見障以礙於心。日上無雲，麗天普照，眼中無翳、空裏無花。道流！爾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，展則彌綸法界，收則絲髮不立，歷歷孤明未曾欠少。眼不見、耳不聞，喚作什麼物？古人云：『說似一物則不中。』爾但自家看，更有什麼。說亦無盡，各自著力。珍重。」

勘辨

黃蘗因入厨次，問飯頭：「作什麼？」飯頭云：「揀眾僧米。」黃蘗云：「一日喫多少？」飯頭云：「二石五。」黃蘗云：「莫太多麼？」飯頭云：「猶恐少在。」黃蘗便打。飯頭却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我為汝勘這老漢。」纔到侍立次，黃蘗舉前話，師云：「飯頭不

會，請和尚代一轉語。」師便問：「莫太多麼？」黃蘗云：「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？」師云：「說什麼來日？即今便喫。」道了便掌。黃蘗云：「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。」師便喝出去。後為山問仰山：「此二尊宿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為山云：「養子方知父慈。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為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大似勾賊破家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揖坐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，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又見僧來，亦豎起拂子，僧不顧，師亦打。

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。師問：「毛吞巨海、芥納須彌，為是神通妙用？本體如然？」普化踏倒飯床。師云：「太麤生。」普化云：「這裏是什麼所在，說麤、說細？」師來日又同普化赴齋。

問：「今日供養何似昨日？」普化依前踏倒飯床。師云：「得即得，太麤生。」普化云：「瞎漢！佛法說什麼麤細？」師乃吐舌。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，因說：「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，知他是凡？是聖？」言猶未了，普化入來。師便問：「汝是凡？是聖？」普化云：「汝且道我是凡？是聖？」師便喝。普化以手指云：「河陽新婦子、木塔老婆禪、臨濟小廝兒，却具一隻眼。」師云：「這賊。」普化云：「賊賊。」便出去。

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。師見云：「大似一頭驢。」普化便作驢鳴。師云：「這賊。」普化云：「賊賊。」便出去。

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：「明頭來明頭打、暗頭來暗頭打，四方八面來旋風打，虛空來連架打。」師令侍者去，纔見如是道，便把住云：「總不與麼來時如何？」普化托開，云：「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。」侍者回舉似師。師云：「我從來疑著這漢。」

有一老宿參師，未曾人事便問：「禮拜即是？不禮拜即是？」師便喝，老宿便禮拜。師云：「好箇草賊。」老宿云：「賊賊。」便出去。師云：「莫道無事好。」首座侍立次，師云：「還有過也

無？」首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賓家有過？主家有過？」首座云：「二俱有過。」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首座便出去。師云：「莫道無事好。」後有僧舉似南泉。南泉云：「官馬相踏。」

師因入軍營赴齋，門首見員僚，師指露柱問：「是凡？是聖？」員僚無語。師打露柱，云：「直饒道得，也祇是箇木橛。」便入去。

師問院主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主云：「州中糶黃米去來。」師云：「糶得盡麼？」主云：「糶得盡。」師以杖面前畫一畫，云：「還糶得這箇麼？」主便喝，師便打。典座至，師舉前語。典座云：

「院主不會和尚意。」師云：「爾作麼生？」典座便禮拜，師亦打。有座主來相看次，師問座主：「講何經說？」主云：「某甲荒

虛粗習《百法論》。」師云：「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、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，是同？是別？」主云：「明得即同，明不得即別。」樂普為侍者，在師後立，云：「座主這裏是什麼所在？說同？說別？」師回首問侍者：「汝又作麼生？」侍者便喝。師送座主，回來遂問侍者：「適來是汝喝老僧？」侍者云：

「是。」師便打。

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：「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」師令樂普去問：「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？待伊打汝，接住棒送一送，看他作麼生？」普到彼如教而問，德山便打，普接住送一送，德山便歸方丈。普回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我從來疑著這漢，雖然如是，汝還見德山麼？」普擬議，師便打。

王常侍一日訪師，同師於僧堂前看，乃問：「這一堂僧還看經麼？」師云：「不看經。」侍云：「還學禪麼？」師云：「不學禪。」侍云：「經又不看、禪又不學，畢竟作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總教伊成佛作祖去。」侍云：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將為爾是箇俗漢。」

師問杏山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山云：「咩咩。」師云：「啞那。」山云：「長老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這畜生。」

師問樂普云：「從上來，一人行棒、一人行喝，阿那箇親？」普云：「總不親。」師云：「親處作麼生？」普便喝，師乃打。

師見僧來，展開兩手，僧無語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渾崙擘不開，與爾兩文錢。」

大覺到參，師舉起拂子，大覺敷坐具。師擲下拂子，大覺收坐具入僧堂。眾僧云：「這僧莫是和尚親故？不禮拜，又不喫棒。」師聞，令喚覺，覺出，師云：「大眾道汝未參長老。」覺云：「不審。」便自歸眾。

趙州行脚時參師，遇師洗脚次，州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恰值老僧洗脚。」州近前作聽勢，師云：「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。」州便下去。

有定上座到參，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下繩床，擒住與一掌便托開，定佇立。傍僧云：「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」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◎

麻谷到參，敷坐具，問：「十二面觀音，阿那面正？」師下繩床，一手收坐具，一手搗麻谷，云：「十二面觀音，向什麼處去也？」麻谷轉身擬坐繩床，師拈拄杖打，麻谷接却，相捉入方丈。

師問僧：「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、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子、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、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汝作麼生會？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
師問一尼：「善來？惡來？」尼便喝，師拈棒，云：「更道，更道。」尼又喝，師便打。

龍牙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。」牙便過禪板與師，師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牙後到翠微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微云：「與我過蒲團來。」牙便過蒲團與翠微，翠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牙住院，後有僧入室請益，云：「和尚行脚時參二尊宿因緣，還肯他也無？」牙云：「肯即深肯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徑山有五百眾，少人參請，黃蘗令師到徑山，乃謂師曰：「汝到彼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某甲到彼自有方便。」師到徑山，裝腰上法堂見徑山。徑山方舉頭，師便喝。徑山擬開口，師拂袖便行。尋有僧問徑山：「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？」徑山云：「這僧從黃蘗會裏來，爾要知麼？且問取他。」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。

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，人皆與之，普化俱不要。師令院主買棺一具，普化歸來，師云：「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。」普化便自擔去，繞街市叫云：「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，我往東門遷化去。」市人競隨看之。普化云：「我今日未，來日往南門遷化去。」如是三日，人皆不信，至第四日無人隨看，獨出城外，自入棺內，倩路行人釘之，即時傳布，市人競往開棺，乃見全身脫去，祇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。

行錄

師初在黃蘗會下行業純一，首座乃歎曰：「雖是後生，與眾有異。」遂問：「上座在此多少時？」師云：「三年。」首座云：「曾參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不曾參問，不知問箇什麼？」首座云：「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，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」師便去問，聲未絕，黃蘗便打。師下來，首座云：「問話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某甲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會。」首座云：「但更去問。」師又去問，黃蘗又打。如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師來白首座云：「幸蒙慈悲，令某甲問訊和尚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，自恨障緣不領深旨，今且辭去。」首座云：「汝若去時，須辭和尚去。」師禮拜退，首座先到和尚處，云：「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，若來辭時，方便接他，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，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。」師去辭黃蘗，蘗云：「不得往別處去，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，必為汝說。」師到大愚，大愚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蘗處來。」大愚云：「黃蘗有何言句？」師云：「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某甲有過？無過？」大愚云：「黃蘗與麼老婆為汝

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、無過？」師於言下大悟，云：「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。」大愚搗住云：「這屎床鬼子，適來道有過、無過，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。爾見箇什麼道理？速道，速道。」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，大愚托開，云：「汝師黃蘗，非干我事。」師辭大愚，却回黃蘗。黃蘗見來便問：「這漢來來去去，有什麼了期？」師云：「祇為老婆心切。」便人事了侍立。黃蘗問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師云：「昨奉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」黃蘗云：「大愚有何言句？」師遂舉前話，黃蘗云：「作麼生得這漢來？待痛與一頓。」師云：「說什麼待來？即今便喫。」隨後便掌。黃蘗云：「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。」師便喝。黃蘗云：「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。」後為山舉此話問仰山：「臨濟當時得大愚力？得黃蘗力？」仰山云：「非但騎虎頭，亦解把虎尾。」師栽松次，黃蘗問：「深山裏栽許多，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作標榜。」道了，將鑿頭打地三下。黃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。」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黃蘗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」後為山舉此語問仰山：「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，更有人在？」仰山云：「有，祇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」為山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汝但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一人指南吳越令行，遇大風即止(識風穴和尚也)。」師侍立德山次，山云：「今日困。」師云：「這老漢寐語作什麼？」山便打，師掀倒繩床，山便休。師普請鋤地次，見黃蘗來，拄鑿而立。黃蘗云：「這漢困那？」師云：「鑿也未舉，困箇什麼？」黃蘗便打，師接住棒，一送送倒。黃蘗喚：「維那！維那！扶起我。」維那近前扶，云：「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？」黃蘗纔起便打維那，師鑿地，云：「諸方火葬，我這裏一時活埋。」後為山問仰山：「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正賊走却，邏蹤人喫棒。」師一日在僧堂前坐，見黃蘗來，便閉却目。黃蘗乃作怖勢，便歸方丈。師隨至方丈禮謝，首座在黃蘗處侍立。黃蘗云：「此僧雖是後生，却知有此事。」首座云：「老和尚脚跟不點地，却證據箇後生。」黃蘗自於口上打一擱，首座云：「知即得。」師在堂中睡，黃蘗下來見，以拄杖打板頭一下。師舉頭見是黃蘗，却睡。黃蘗又打板頭一下，却往上間，見首座坐禪，乃云：「下間後生却坐禪，汝這裏妄想作什麼？」首座云：「這老漢作什麼？」黃蘗打板頭一下，便出去。後為山問仰山：「黃蘗入僧堂意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兩彩一賽。」一日普請次，師在後行，黃蘗回頭見師空手，乃問：「鑿頭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有一人將去了也。」黃蘗云：「近前來，共汝商量

箇事。」師便近前，黃蘗豎起鑊頭，云：「祇這箇，天下人拈掇不起。」師就手掣得豎起，云：「為什麼却在某甲手裏？」黃蘗云：「今日大有人普請。」便歸院。後為山問仰山：「鑊頭在黃蘗手裏，為什麼却被臨濟奪却？」仰山云：「賊是小人，智過君子。」師為黃蘗馳書去為山，時仰山作知客，接得書便問：「這箇是黃蘗底？那箇是專使底？」師便掌，仰山約住云：「老兄知是般事便休。」同去見為山，為山便問：「黃蘗師兄多少眾？」師云：「七百眾。」為山云：「什麼人為導首？」師云：「適來已達書了也。」師却問為山：「和尚此間多少眾？」為山云：「一千五百眾。」師云：「太多生。」為山云：「黃蘗師兄亦不少。」師辭為山，仰山送出，云：「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。」師云：「豈有與麼事？」仰山云：「但去。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，此人祇是有頭無尾、有始無終。」師後倒鎮州，普化已在彼中。師出世，普化佐贊於師。師住未久，普化全身脫去。

師因半夏上黃蘗，見和尚看經，師云：「我將謂是箇人，元來是揅黑豆老和尚。」住數日乃辭去。黃蘗云：「汝破夏來，不終夏去？」師云：「某甲暫來禮拜和尚。」黃蘗遂打趁令去。師行數里，疑此事，却回終夏。師一日辭黃蘗，蘗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不是河南，便歸河北。」黃蘗便打，師約住與一掌，黃蘗大笑，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机案來。師云：「侍者將火來。」黃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汝但將去，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。」後為山問仰山：「臨濟莫辜負他黃蘗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為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知恩方解報恩。」為山云：「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有，祇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」為山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子但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祇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：『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』豈不是報恩之事？」為山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」

師到達磨塔頭，塔主云：「長老先禮佛？先禮祖？」師云：「佛、祖俱不禮。」塔主云：「佛、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？」師便拂袖而出。

師行脚時到龍光，光上堂，師出，問云：「不展鋒鋌如何得勝？」光據坐。師云：「大善知識豈無方便？」光瞪目，云：「嘎。」師以手指云：「這老漢今日敗闕也。」

到三峯，平和尚問曰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蘗來。」平云：「黃蘗有何言句？」師云：「金牛昨夜遭塗炭，直至如今不見蹤。」平云：「金風吹玉管，那箇是知音？」師云：「直透萬重關，不住清霄內。」平云：「子這一問太高生。」師云：「龍生金

鳳子，衝破碧琉璃。」平云：「且坐，喫茶。」又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師云：「龍光。」平云：「龍光近日如何？」師便出去。到大慈，慈在方丈內坐。師問：「端居丈室時如何？」慈云：「寒松一色千年別，野老拈花萬國春。」師云：「今古永超圓智體，三山鎖斷萬重關。」慈便喝，師亦喝。慈云：「作麼？」師拂袖便出。

到襄州華嚴，嚴倚拄杖作睡勢，師云：「老和尚瞌睡作麼？」嚴云：「作家、禪客，宛爾不同。」師云：「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。」嚴乃喚維那：「第三位安排這上座。」

到翠峯，峯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師云：「黃蘗來。」峯云：「黃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？」師云：「黃蘗無言句。」峯云：「為什麼無？」師云：「設有，亦無舉處。」峯云：「但舉看。」師云：「一箭過西天。」

到象田，師問：「不凡、不聖，請師速道。」田云：「老僧祇與麼？」師便喝，云：「許多禿子在這裏覓什麼碗？」

到明化，化問：「來來去去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祇徒踏破草鞋。」化云：「畢竟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老漢話頭也不識。」

往鳳林，路逢一婆。婆問：「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鳳林去。」婆云：「恰值鳳林不在。」師云：「甚處去？」婆便行，師乃喚婆，婆回頭，師便打。

到鳳林，林問：「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師云：「何得剜肉作瘡？」林云：「海月澄無影，遊魚獨自迷。」師云：「海月既無影，遊魚何得迷？」鳳林云：「觀風知浪起，翫水野帆飄。」師云：「孤輪獨照江山靜，自笑一聲天地驚。」林云：「任將三寸輝天地，一句臨機試道看。」師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獻詩。」鳳林便休。師乃有頌：「大道絕同，任向西東，石火莫及，電光罔通。」瀉山問仰山：「石火莫及、電光罔通，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？」仰山云：「和尚意作麼生？」瀉山云：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寔義。」仰山云：「不然。」瀉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仰山云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

到金牛，牛見師來，橫按拄杖，當門踞坐。師以手敲拄杖三下，却歸堂中第一位坐。牛下來見，乃問：「夫賓主相見各具威儀，上座從何而來？太無禮生。」師云：「老和尚道什麼？」牛擬開口，師便打。牛作倒勢，師又打。牛云：「今日不著便。」瀉山問仰山：「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？」仰山云：「勝即總勝，負即總負。」師臨遷化時據坐云：「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。」三聖出云：「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？」師云：「已後有人問爾，向他道什

麼？」三聖便喝。師云：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。」言訖端然示寂。

師諱義玄，曹州南華人也，俗姓邢氏，幼而穎異，長以孝聞。及落髮受具，居於講肆，精究毘尼，博蹟經論，俄而歎曰：「此濟世之醫方也，非教外別傳之旨。」即更衣游方，首參黃蘗，次謁大愚，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。既受黃蘗印可，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，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，其臨濟因地得名。時普化先在彼，佯狂混眾，聖凡莫測。師至即佐之。師正旺化，普化全身脫去，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。適丁兵革，師即棄去，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，亦以臨濟為額迎師居焉。後拂衣南邁至河府，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。住未幾，即來大名府興化寺，居于東堂。師無疾，忽一日攝衣據坐，與三聖問答畢，寂然而逝，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。門人以師全身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，勅諡慧照禪師，塔號澄靈。合掌稽首，記師大略。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謹書。

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終

住大名府興化嗣法小師存獎校勘

永享九年八月十五日板在法性寺東經所

[CBETA 贊助資訊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[.\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\)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CBETA 成立於 1998 年，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。成立多年來，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，不只數量龐大，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，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，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。

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如今，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，但「佛典集成」仍有許多未竟之功。因此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bPay 藍新金流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，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，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。

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。(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)

[前往捐款](#)

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：5 0 4 6 8 2 8 5

戶名：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，請特別註明，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，CBETA 引用其服務，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，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，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，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，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」。

For donations by check,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
"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
Foundation".
